



中国观众批“魔改中国文化”，外国观众嫌“无趣味毁童年”

《花木兰》两头不讨好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卫弥萱

豆瓣评分4.9分，猫眼评分7.6分，MDb评分5.4分，烂番茄新鲜度75%——迪士尼真人电影《花木兰》无论在国内国外，口碑都翻车了。9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后，截至记者发稿前为止，《花木兰》总票房为1.66亿元。对这部成本接近3亿美元的迪士尼巨制而言，如今的票房成绩实在堪忧。

《花木兰》的失利，让已经上映了三个星期的《八佰》继续票房长虹：《八佰》从9月13日起重回单日票房首位，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26亿元。

花木兰是迪士尼唯一一位“中国公主”。影片上映前，全亚裔卡司，包括刘亦菲、巩俐、甄子丹、李连杰等多位中国知名演员挑大梁，让这部电影备受期待。电影上映后，中国观众觉得《花木兰》“魔改”，外国观众则高呼“毁童年”。真人版《花木兰》为什么两头不讨好？



《花木兰》对中国文化的呈现引发热议



外国观众：毁童年了！还我木须龙！
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改编自1998年迪士尼推出的同名动画电影。当年的动画版在全球收获颇为亮眼的3亿美元票房，花木兰这个中国传统人物成为不少西方小孩仰慕的女性英雄——在迪士尼公主们大多乖乖等待王子拯救的上世纪90年代末，来自遥远东方的木兰却毅然代父从军、活出自我。

有了珠玉在前，迪士尼也逃不过“翻拍魔咒”。在国外评分网站IMDB的《花木兰》条目下，不少外国网友愤怒留言：“别再毁我童年了！”“这部《花木兰》完全没有动画版的趣味与魅力。”“本来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原声带，但是并没有！全部都毁掉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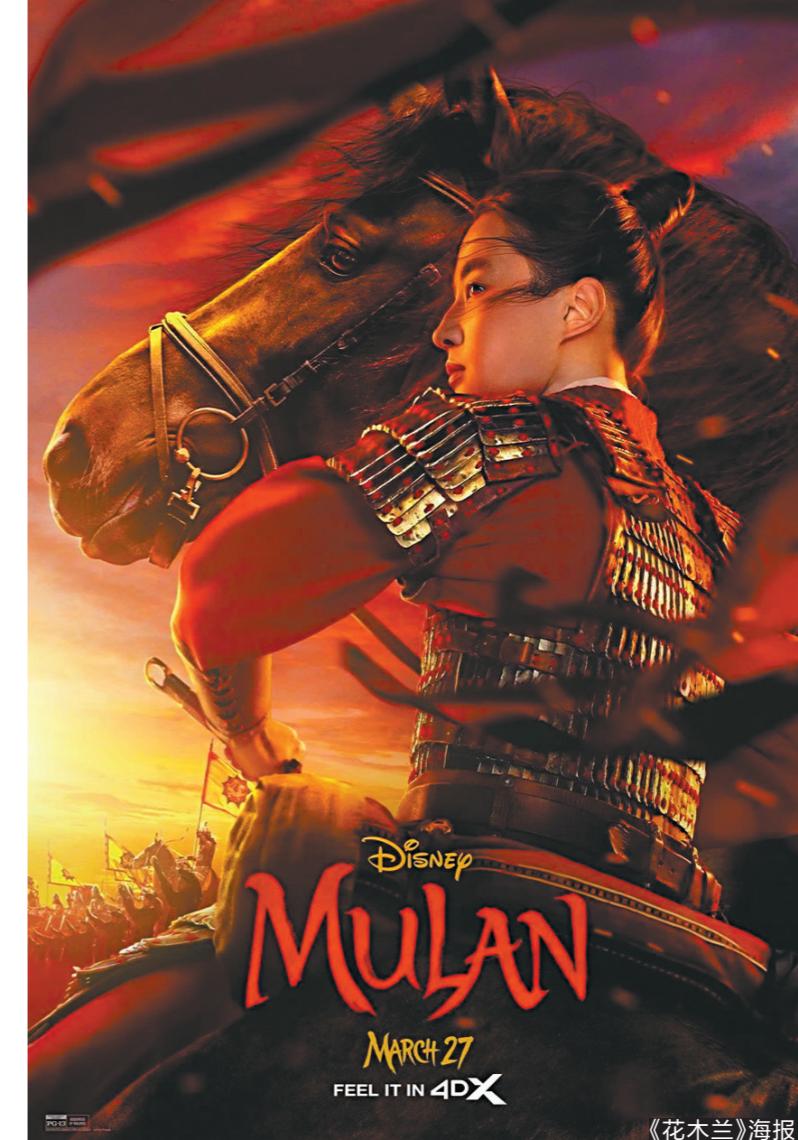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虽然在故事情节上沿袭了动画版，但在影片风格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动。真人版的气氛严肃庄重，甚至略显沉闷，在迪士尼的一系列公主片中也是一个异数。最让国外观众不满的一点是，真人版《花木兰》将动画版中的人气角色木须龙删掉。木须龙心地善良又幽默，是动画里的笑点担当，也是不



动画版《花木兰》

少人的童年回忆。真人版只出现了代表木兰化身的凤凰形象，但凤凰仅作为一个意象使用，并不像木须龙一样参与剧情、与其他角色产生互动，更别提制造笑点。

真人版《花木兰》不仅缺少了插科打诨的木须龙，也没加入迪士尼公主片常见的歌舞片段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战争场面，配乐也显得毫无存在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98年动画版的电影原声非常经典，其中克莉丝汀·阿奎莱拉演唱的《倒影》入围了当年的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。



《花木兰》海报

中国观众：满头问号，“魔改”中国文化

住进了南方的福建土楼；目前公认花木兰是北魏时期人士，但她在片中却打起了元朝才出现的太极……

看完全片之后才发现，预告片中的这些史实争议都不过是细枝末节。真人版《花木兰》编剧团队试图将中国传统价值观融入故事内核，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。真人版不愿意放弃近年大热的“女性力量”视角，试图展现花木兰“女子能顶半边天”“我的人生我做主”的成长轨迹，又借助巩俐饰演的反派仙娘，展现女性可能遭遇的歧视和困境。另一方面，真人版又把花

木兰放在“忠勇真孝”的价值框架下评判，无论她怎么成长，最终的归宿仍然是解甲归田、回家孝顺父母。花木兰的核心价值观语焉不详，导致外国观众难以理解，中国观众则觉得像“封建糟粕”。

而被许多外媒称赞的战争和打斗场面也无法讨得中国观众欢心。有豆瓣网友评价：“到处都是bug，更不要谈人物了，完全的网络游戏质感，不知道这片的投资花在哪儿了？”想做出一种有别于此前迪士尼风格的史诗感，但受限于童话风格，战争场面看起来像儿戏。”

数据 Disney+高端点播付费模式遭吐槽

受到疫情影响，《花木兰》在北美等地放弃院线发行，改为9月4日起登陆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平台Disney+，无法使用Disney+的地区则如常登陆院线。作为一部以中国传统人物为主角、起用多位中国知名主演的电影，中国是《花木兰》的重要市场之一。但是，中国内地上映时间定在9月11日，比Disney+上线时间晚了整整一周。从9月4日开始，《花木兰》的豆瓣评分便一直下降：最初5.9分，之后一度跌至4.7分，如今略回升至4.9分。

迪士尼这种“一半院线、一半流媒体平台”的发行策略激起了不少电影从业者的不满：在全球影院都等待着大片救市、带动影院票房的当口，迪士尼却临阵逃脱。法国就有一位影院老板用棒球棒把《花木兰》的海报给砸坏了，他在受访时表示，影院为《花木兰》做了很久的宣传，最终却失去了这部影片，让人非常沮丧。

至于《花木兰》的流媒体点播，迪士尼采取高端付费方式，观众需要以29.99美元的价格进行《花木兰》单片点播，而这个价格比去影院买一张电影票的价格还高。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，迪士尼瞄准的是家庭观众，30美元就可以全家一起看《花木兰》，总花费比进影院便宜。

而《花木兰》给Disney+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明显的：《花木兰》上映后，Disney+的下载量上升68%，达到89万次。根据SensorTower Inc.的初步数据，除了下载量激增外，消费者在这款应用上的支出也比一周前增长了193%，达到1200万美元。

只是，《花木兰》的影片质量让不少观众心疼花出去的钱，有网友总结了一个“30美元的更好使用方式”：四刷（信条）；给妈妈买一束花，她值得；订阅网飞，就不用整天蹭别人账号了；捐掉，总有比迪士尼更需要这30美元的人。

E-mail:hdzp@ycwb.com

4月30日，以小说《又见棕榈，又见棕榈》闻名的台湾旅美作家于梨华感染新冠肺炎去世，香港作家联谊会主席彦火撰文谈及她的创作、情感、婚姻……

一树繁花于梨华

杨振宁喜欢读她的小说

5月1日接到朋友信息，台湾旅美作家于梨华感染新冠肺炎，于4月30日晚上在华盛顿去世。关于梨华去世时的年龄，很多报道说是89岁，后来一位朋友转来于梨华的弟弟于忠华先生的信，才知于梨华出生于农历1929年11月28日，享年应是91岁。

据于忠华先生透露，于梨华晚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安老院，“平日照顾她的三个caregivers(女护理)中，有一位在二星期前确诊染上了CONVID-19(新冠肺炎)，所以我大姊大约在一星期前就开始不舒服了。她的儿子是专长感染病的医生，大女儿又是Washington Post(华盛顿邮报)的资深医疗记者，他们决定不送他们的妈妈去医院受罪，也咨询了我的意见，最后由医生开了止痛的药物，所以她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痛苦。”

于梨华是一树繁花，丰茂、郁茂，摇曳多姿。这不仅仅是指她本人，还包括她的作品。于梨华交往过的人，很少不为她的爽朗、豁达和热诚、真率所感染。她精力旺盛，喜欢讲话，讲话如小溪，潺潺漫漫；她喜欢笑，笑得很响很亮，如风起扬的铃响，叮当不绝，又如花的摇曳，别饶风致。

于梨华是海外华人少有的多产作家，影响很大，特别是她对“留学生文学”的贡献，功不可没。杨振宁教授在《于梨华作品集·推荐序二》谈到，他之所以喜欢读于梨华的小说，“基于两个原因：一方面是她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况的细致的观察；另一方面是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语法和句法，大胆地创造出既流畅可读又相当严谨的一种白话文风格。”

细腻笔触反映留学生生活



1982年夏，彦火（左一）赴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探望于梨华（左二）及其夫婿、大学校长欧立文（左三）。彦火 供图

与夏志清没有结果的恋爱

我于1983年1月在新加坡“国际文艺营”与于梨华邂逅，她是新加坡第一届“国际文艺营”被邀请的旅美作家（还有聂华苓、郑愁予），我是被邀请的香港作家代表。

我们的文艺活动中，几乎每个场合都响彻她与聂华苓的笑声，顿使这次文化活动倍添不少欢乐。于梨华直认不讳，这是爱情的滋润。新婚的她显得比前有更多的活力，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，丈夫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欧立文（Vincent O'leary）。

于梨华的留学生题材创作受到夏志清的嘉许。很多人关心于梨华与夏志清的关系。夏志清的第二任夫人文洞女士，在《夏志清的情史》中曾提到夏志清与于梨华的关系。王洞写道，夏志清曾对她说：“……后来Helen（于梨华）搬来纽约郊区，要我写序，我又跟她谈起恋爱了，我太太受不了，找了一个男朋友，我们就决定离婚。”

于梨华逝世后，于梨华的弟弟于忠华曾对传媒透露，夏志清对于梨华一度着迷，扬言于梨华

是他婚后第三个情人，他表示，于梨华也很欣赏夏志清的才气，“姊姊不能得罪他，毕竟他那支笔可以让我姊姊的努力完全白费，也可以把我姊姊推得更高”，但与此同时，于梨华很欣赏夏志清的才气，“她也不是百分之百被动”，两人过从甚密，主要的顾虑是孩子们还小，才没闹得双方离婚收场。其夫孙至锐为此相当苦恼，常问他要怎么办，“每次跟他在车上聊起来，汽车上烟灰缸都被他塞满了”。

于梨华最终还是与孙博士离婚，嫁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欧立文。

1983年5月21日，于梨华偕夫婿欧立文赴内地访问经港，由我接待，并在她下榻的华国酒店与她畅谈了一个上午，海阔天空，谈她的创作生活，她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意见和认识，美国华人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心态，中西文化冲击的问题等和她最新的创作计划和路向，等等。

于梨华写的留学生文学，多是以台湾留美学生为原型。她表示，她开始关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，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个故事，所以于梨华对这方面的兴趣又提起来，她想以后还会写这些人，遗憾的是，其后她始终没有把中国大陆留学生题材的小说写出来。

真正的恋爱

仿佛倾吐。有时，幽幽怨怨，诉天诉地。有时，激扬顿挫，欢情无限。

世人太忙碌，太浮躁，不能了解他们，也不知道尊重他们，幸而这世界上还有诗人。一个匈牙利诗人替恋人说：我愿意是树，如果你是树上的花，我愿意是花，如果你是露水，我愿意是露水，如果你是阳光。如果你是天空，我愿意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如果你是地狱，我愿永堕地狱之中。

你看李进文的情诗：阳光撞过来，我想起你。尘世撞过来，我想起你。一只苍蝇以及随后一对白头翁撞过来，我想起你。客厅里的大寂静撞出去，我想起你。盈室兴旺的种种叹息撞出去，我想起你。撞来撞去的过程，玻璃心一片澄明，而我破碎了。

他们两个是琴和瑟，合奏时缠绵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他们俩是弓和弦，如胶似漆，造物时为了你生，为了我生。一如蔡诗屏所说，感情之泉，极其幽微。有时，坐地自涌。有时，滔滔不绝。有时，突然陷落，不再再现。有时，涓涓细流，绵延悠长。有时，呜咽自伤。有时，

你看《咆哮山庄》的男主角：我低头看室内的石板地，她的面容就会出现在上面。在每朵云上，每株树上，在夜晚的空气里，我的眼光无论落在什么地方，总能看得见她。（杨苡译文）你看沈祖堦耶娃说：我生活中每一个车站，我命运中每一棵每一棵灯柱

下面，每一条沥青路，都有你。

你看沈从文说，望到北平高明蓝天的天，使人只想下跪。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，距离那么远，我日里望着，晚上做梦，总梦到生着翅膀，向上飞举，向上飞去，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。你看钟晓阳说，她的视野日渐狭窄到只容他一人，他背后的东西她完全看不见，一切远景都在他身上，甚或没有远景，他就是她的绝路。许多以前爱的东西现在不爱了，世上的事物开始冷漠待她，她也冷漠地待它。

这些人，广义的诗人，树立恋人的形象，提高恋人的地位，使恋人受人怜惜，受人尊重。甚至连乡野间泼辣辣的热情女子，也高声呐喊，语惊四座，使人刮目相看：

人人劝我丢开吧，

我只得顺口答应着他。

聪明人，岂肯听他们糊涂话？

劝恼我，反倒惹我一场骂。

情人爱我，我爱冤家。

冷石头，暖的熟了放不下。

常言道：人生恩爱原无价。

——《白雪遗音》



9月12日，“蕴朴同心”书画作品巡回展（南海站）在佛山市南海文化馆开幕，展出四位女国画家近作100余幅，所展作品蕴古朴劲风格，以金石气格融于其中，自成特色。此次展览由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、广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、广州市美术家协会、广州青年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，展期至9月26日。